



## 模范烈属获奖黄牛

□ 耿仁国

版面右侧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3月20日,这一天,范月兰(1921.10—1992.9)光荣出席“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”,作为模范烈属,获得阳谷县人民政府奖励的黄牛一头。镜头下,范月兰和一头健硕的鲁西黄牛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阳谷县七级镇位于阳谷县城东北部,阳谷、东阿、东昌府三县(区)交界处,镇驻地是京杭古运河畔一个商贾云集的集贸重镇,因古运河码头曾建有七级台阶而得名。

七级是革命老区,厚植红色基因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七级曾是中共鲁西二地委及阳谷县抗日政府所在地,是鲁西抗日第四大队、八路军129师东进支队第四游击大队、阳谷县社团各界抗日民主联合会等组织的诞生地,是徐翼烈士生前组织开展抗日活动的主要区域,簸箕柳战斗、大翟战斗、大杨庄战斗等都发生在这片热土,是阳谷县东北部抗日的主战场。为了民族解放,当时全镇有两千多名热血青年参军参战,184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,七级镇周堂村王文彩就是其中一位。

王文彩,1928年出生,1946年18岁时,与七级镇西沈村(今属东康村)范月兰结婚。婚后,夫妻二人相敬相爱,生活和谐美满。1947年4月,王文彩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军入伍。当时,范月兰已有身孕,但她毫无怨言,亲自送丈夫参军,其大义之举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王文彩到了部队,成为冀鲁豫军区五分区分区十四团的一名战士。在部队里,年轻的王文彩与敌人勇敢斗争,表现突

出。1948年3月,在曹县大义集战斗中,不幸光荣牺牲,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噩耗传来,范月兰强忍悲痛,上孝公婆,下抚幼子,不辞辛劳。

作为烈属,范月兰高风亮节,她团结带领广大社员,积极参加农业建设,在各项生产建设活动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。她严格要求自己,积极追求进步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因表现突出,范月兰多次被授予农业建设“劳动奖章”,被阳谷县合作社授予“劳动模范奖章”。

1956年3月,范月兰光荣出席山东省第一次烈属军属模范代表会议;1963年4月20日,作为聊城专区代表出席山东省烈军属代表会议(下图)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,范月兰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真正发挥了劳动模范作用,为广大群众树立了学习榜样。(图片由范月兰之孙王磊提供)

范月兰获奖黄牛



▲1963年,范月兰(后排右二)作为聊城专区代表出席山东省烈军属代表会议

## 口述 我的古城记忆

□ 李晶

### 看戏

大舅奶奶爱看戏。

从大舅奶奶家出来,沿着郁光街往东不过300米,就是新华剧院。我记忆中看的第一场戏,就是大舅奶奶带我去新华剧院看的。

那是1979年的冬天。下午放学回到大舅奶奶家,她说,吃快点,一会儿去看戏。

看戏?除了在村里看过露天电影,我不知道什么是戏。所以,在大舅奶奶边吃饭边忍不住哼唱两句的兴奋里,我懵懵懂懂地吃完饭,就被她带着去看戏了。

吃完饭,天已经黑透了,天气阴冷,我和表妹燕子都穿得像个棉猴子,一前一后跟着大舅奶奶去新华剧院。虽然很多次数来往于这条路上买豆腐渣,但是那一天,这条狭窄并有些破损的路,似乎一下子变长了。我脚下甚至有些磕磕绊绊。到了新华剧院,大舅奶奶买票

进门,寻找座位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剧院。之前虽然经常看到它,但是它高高台阶上的大门总让我觉得很神秘,大门两侧墙上的影视海报,带给我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。进去,才知道剧院那么大,座位那么多,而且舞台也那么大。我的心怦怦跳着,跟在大舅奶奶身后,直到她指着一个座位说,就这儿,坐下安生看吧。

其实,所谓的戏,是戏曲电影。那天,演的是豫剧《窦娥冤》。我很快进入剧情,但演到窦娥被杀时,我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,而大舅奶奶早已泪流满面,这时候竟然哭出声来。她喃喃地说,窦娥真的是冤死了,杀人的不是她呀!等到窦娥死后托梦给做了官的父亲,而她父亲最终为她昭雪时,大舅奶奶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,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底上,说,这才对嘛。

后来,大舅奶奶还带我去看了《李慧娘》。看到李慧娘被贾似道杀死,她的眼泪又下来了,并且对贾似道恨得咬牙切齿;李慧娘到了阴间之后痛诉自己死得冤枉,声声泣血,大舅奶奶又哭得

上气不接下气;后来李慧娘的鬼魂拿着阴阳宝扇,夜闯红梅阁,回来搭救被贾似道囚禁的裴公子,大舅奶奶盯着银幕,眼珠儿都不错……看完电影走出剧院,大舅奶奶情不自禁地哼唱了两句李慧娘的唱腔,说,唱得好!演得好!说着又忍不住唱两句。而我,则是觉得李慧娘这个鬼长得真好看,一点儿都不吓人。

我们看的《盘丝洞》那场戏,才是真正的戏,是在舞台上演的。去过两次剧院,我俨然不是小白了,所以也敢像其他孩子一样说话了。孙悟空猪八戒在舞台上和妖怪打起来时,脚步把舞台震得咚咚响,锣鼓喧天也盖不住,小孩子也跟着满场跑。看到美女,八戒兴奋了,结果却被蜘蛛精吐丝困住。八戒一上场,小孩子们就更坐不住了,纷纷跑到舞台前,两手扒着舞台沿,伸着头看蜘蛛精怎么从肚挤眼里吐丝捆住八戒。一时间,台上热闹,台下也热闹。有些坐着的大人也站了起来——谁能够拒绝妖精雪白的肚子呢?总之,戏热热闹闹地演完了,大家也热热闹闹地看

完了,那神情,就像共同参加了一场盛会。这时候的大舅奶奶,就算唐僧被妖精捉住了,也不会泪水涟涟,而是笑着着急地催促,孙悟空,快点去救你师傅呀!看到猪八戒呆头呆脑一副色眯眯的样子,她笑得前仰后合,说,这个呆子。

新华剧院的戏,让我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,每每想起,还忍不住莞尔。那是我童年岁月里的一道光。现在,大舅奶奶已经离世二十多年,我不知道,那些戏,是否也是她艰苦岁月里的一道光。

1980年,当我升入三年级的时候,就离开郁光街的大舅奶奶家,到嫁到城里并在古楼西50米路南租了房子的大姑家寄宿了,也开启了和大姑一起到红星影院看电影的美好时光。

虽然在大舅奶奶家寄宿的时候,我父亲会给她一些磨好的面,还有一些家里种的地瓜萝卜等,但是照顾一个九岁的孩子,绝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这么简单,尤其是在粮食凭证供应的年代,何况她又是一个寡居靠着给人做鞋子来养家糊口的人。(完)

## 郁光街往事 (三)